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歛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爲皇

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
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
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
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
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
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
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爲
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邠等死周高祖起兵
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
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

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
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
公贇爲天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
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爲母太后誥曰侍中
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
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
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
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
年春崩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三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

贇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贇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弑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爲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立之言開封尹

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群臣請見承勳覘起居太后命以卧榻导承勳出見群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之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群臣迎贇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在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

贇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徐州節度使承訓
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
祖已敗漢兵平壯郊隱帝遇弑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
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
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
色皆如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
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爲
太后譜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曰高祖之弟徐
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曰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
嗣君以承天統誰是周太祖見立之言開封尹

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
祖與群臣請見承勳規起居太后命以卧榻导承勳出見
群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之
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群臣迎贇道揣周太
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
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贇傳太
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
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
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
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

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奪贇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贇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照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玄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以幽死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輩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正彥超徐州鄧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輩庭美楊溫之所爲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爲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鄧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

興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奪贇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
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
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
然贇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於
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
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照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
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
贇高祖近親玄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
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
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
陰公贇以幽死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輩庭美教練
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
正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赦
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勳
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輩庭美楊溫之所爲贇
於漢世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
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
爲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
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

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爲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刺刷文辭使已戮其妻子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曰吾嘗聞天子服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今日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奏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兩中州刺史馬鐸以兵圍之機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二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壯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爲皇后謚曰聖穆

流妃楊氏鎮州眞定人也父弘裕眞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爲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

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
有色而賢遂娶之爲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
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
爲淑妃拜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
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
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眞定少尹太祖崩葬
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畢
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象
攻太原太原開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眞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
部尚書父同之事趙王王鎔爲王宮宮至檢校工部尚
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兵討張文禮裨將
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弄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
妃歸爲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劉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
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累封三國夫人太祖
以兵入京師獲妃劉鉞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
逼冊爲貴妃

德妃董氏眞定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
嗣趙州照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
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眞諸褚中以歸潞

[illegible]王女輒不育[illegible]之養以爲子過於所生居三
六三妃家悲忍其兒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遂將仕于京
師遂瑀欣然歸之時年三歲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
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闕進超殁于虜中妃鬻居洛陽漢高
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征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
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爲德妃廣順三年辛丑年三十九妃兄
三人稱官至太子少保左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
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匿
守瑀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
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

賜名信皇姪守瑀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瑀聲近榮爲世宗
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軍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
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
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悯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
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大年大登俾于終鮮實動于懷侗可
贈太傅追封郯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
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
遜等頃因季世不事退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
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illegible]喜當生女輒不育得[illegible]之養以爲子過於所生居三
六三妃家悲忍其兒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遂將仕于京
師惠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三瑀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
仕晉爲內職奬丹死開進超殁于虜中妃娶居洛陽漢高
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征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
建國后宮虛位遂冊爲惠德元妻順三年辛丑年三十九妃兄
三人瑀官至太子太保吉大天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
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illegible]
守爲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
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

賜名信皇姪守爲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爲聲近榮爲世宗
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軍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
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
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悯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
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大年大登俾于終鮮實動于懷侗可
贈太傅追封郯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
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
遜等頃因季世不事退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
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光禄鄉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横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彦超韓令坤等同

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七十二官至太傅十二之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其世后不太祖大焉也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

劉氏追冊爲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夫有司子曰
宣懿皇后苻氏其祖秦王存審又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
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
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
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
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
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
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
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甘天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
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洛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
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慰勉以
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
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
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
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
世宗即位冊爲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
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
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
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
喪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

葬于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苻氏后妹也
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
讓次曰熙謹次曰熙晦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
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
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
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
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
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關之端愈動悲傷之
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
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公
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
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
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
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爲恭皇
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
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
軍封蘄王
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

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歙陽 脩 撰

徐無黨 注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傳第九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

學士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至發爲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爲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偉之肯能擒之者乃佯爲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稍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宗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爲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爲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

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爲人深沉有大略從高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爲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姐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内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黄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已不欲翔居内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愚矣受國恩深若其之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其後

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
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
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敎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
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
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
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
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
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
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
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
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俱從梁太祖爲盜珍爲將
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
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
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兖鄆未嘗
不在戰中而嘗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
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
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
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
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瑭

張晊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敢專殺耶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柰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晊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襲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礫石以投之珍軍皆死襲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因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蠶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州陝人也初爲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嘗

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
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許太
祖前太祖兩惜其才爲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
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
許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劒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
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
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日冀
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久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
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爲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
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
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門
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
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太
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呂
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楊行
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敗是
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郴王友裕攻
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
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

州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爲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兖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爲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爲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嘗清口地勢卑或請壓高爲柵師古以非太祖令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水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爲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強於天下而吳人號爲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彊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鬬傷面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消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

東兵輙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沈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脩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兖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來救太祖遣使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闇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闇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徙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兖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兖州留後以兖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浿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

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鴉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

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爲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洺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爲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晊柵又以騎

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睦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
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
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
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
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爲其殿晉
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爲
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
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壘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
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
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
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
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爲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爲將善
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
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爲諸軍都
虞候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爲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
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鴉隄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
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
漠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
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合

以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從
定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頴仁愿仁愿
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頴出必告及必面如事父之禮
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爲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
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
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
以亂不果行太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
爲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
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爲助太祖乃悉發魏兵
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
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瑫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
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爲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筭每戰
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
潞州築夾城爲蜿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
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爲人明敏有威儀善擒賊太祖初鎮宣武
以爲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
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
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

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宮武軍爲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爲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

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爲紹威計畫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曰之曰眞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洎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彷

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街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捽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淨四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年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歐陽修撰

徐無黨注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兖州人也事朱瑾爲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眞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

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爲夜中不欲驚
它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
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楊行密攻
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
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爲招討使將行太祖
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
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
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爲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
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爲招討使知俊未至軍
太祖自至澤州爲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
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
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
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
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
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
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
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爲不利
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劉知
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爲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
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

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後掩擊之懷英大敗從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僞爲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因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漏泄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

家屬以篆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攻鄩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鄩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

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感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
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屯從
周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
梁鄩乃亦降從周爲其齎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梁恩
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
冠帶斂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兖州量何大乎以
爲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
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
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附
於安太祖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
安爲永平軍拜鄩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
開封尹楊師厚平分相魏爲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鄩以
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謂
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
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
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兩不克
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于
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鄩曰閫外之
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
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鄩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

之末帝復遣問鄩必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誚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鄩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如何諸將皆欲戰鄩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迨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鄩營鄩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以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分部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

兵貝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鄩爲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鄩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詣鄩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詣鄩泰寧軍節度使宋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鄩爲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鄩爲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鄩乃譖之以爲鄩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鄩兵數敗乃罷鄩歸洛

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爲刺史
鄩妾王氏有美色鄩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
晚年淑妃用事鄩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
遂雍爲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
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
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小大皆
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淄州刺史以鄩兄琪之子遂清
代遂雍爲西京副留守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
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爲安州
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爲淄
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爲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
以爲榮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
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
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爲人本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
字以爲小校張晊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
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
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爲前鋒是時
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軍擊走罕
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

會內黃遷滑州牢牆遏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度兵踰濠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泗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毫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濠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吳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拔兵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存節爲將嚴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號泣累年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

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于河上存節病痟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爲德妃歸霸少與其子歸厚歸弁俱從黄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晊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爲遊兵過晊柵晊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晊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顥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兖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

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爲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

弟歸厚字德坤爲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晊也赤岡歸厚與晊獨戰陣前晊僵而却諸將乘之晊遂大敗太祖大悅以爲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郴王友裕攻鄆也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鄆兵繞千人太祖與歸厚以驃子軍直衝之戰日中失僵乃持槊步鬬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策取之以爲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舁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壓洛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出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爲將亦善戰開平初爲滑州長劍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爲人沈嘿多智善劍槊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爲拔山都指揮

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
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
悵中諸將彊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
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
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
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主師範降表重師青
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
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
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告君練兵小敗太
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
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
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
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焦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
玉爲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爲永城
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
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劒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
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兖鄆破徐宿懷玉金創被體戰
必克捷所得賞賚往往以分士卒爲梁名將本名琮太祖
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兖破朱瑾於

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
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饑豐乃繕兵治
壁爲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
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
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
州晉人攻之爲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
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
侍大軍節度使太祖崩交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鄆
州執懷玉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